

隨園詩話卷二

隨園詩話卷三

倉山居士著

余嘗語人云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小則願無不足孔北海志大才疎終手被難邵曼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沒齒晏然童二樹詩云所欲不求大得歡常有餘真見道之言

夫用兵危事也而趙括易言之此其所以敗也夫詩難事也而豁達李老易言之此其所以陋也唐子西云詩初成時未見可訾處姑置之明日取讀則瑕疵百出乃

反復改正之。隔數日取閱。疵累又出。又改正之。如此數
四方。敢示人。此數言可謂知其難而深造之者也。然有
天机一到。斷不可改者。余續詩品有云。知一重非進一
重境。亦有生金一鑄而定。

西河詩話載曹能始先生得家信詩。驟驚圍半損。幸露
語平安。以爲佳句。一客謂露字不如賸字之當。大抵平
安註函外。損餘曰賸。若內露不必巧。值此字矣。人以爲
敏。余獨謂不然。賸字與半字不相呼應。留不過半損。則
剩者正多。不止平安二字。幸露語平安。正是偶然觸露。

所以羈旅之情爲之驚喜耳。若曰不必巧值則又何以知其必不巧值耶。

盧雅兩先生與蔣蘿村副憲同謫塞外。蔣年老慮不得歸。盧戲作文生祭之文甚諷詭。尹文端公一日謂余曰：汝見盧出塞集乎？曰見矣。曰汝最愛何詩？余未答。公曰：汝且勿言。我猜必是生祭蔣蘿村文。余不覺大笑而首肯者。再喜師弟之印可也。其詞曰：先生之壽七十有七。先生之壯如其壯。曰先生曠達不諱其恤。先生有教乃載之筆。先生書來示我云云。昔同轉運與君爲賓。今同

謫成與君爲鄰我欲生祭乞君一言僕謝不敏非甘懶
惰。思老呢生無乃不可旣而思之公非欺我辱公之教
奈何弗果爰卜吉日乃駕黃驪羔羊烝炙酪酥淋漓乾
饌。嘗酒載攜載隨造廬展笑大放厥詞告公早達久食
天祿。遭際堯廷而登憲副有其志之非僕所錄僕識公
晚蓋始投荒過公信宿示我周行何以圖報祝壽而康
今年聞公報三周歲憶公語我軍臺有制諸弛形徒考
績爲例爪代爲常。喜而不寐何期命宮磨蝎流連。帝
問臣罪未聞臣年草霜風燭能否再延有死之心無生

之氣僕忝同羣敢忘敦慰言之違心聽之無味破涕用
詞于是乎祭世之祭者羅鼎列牲豈無爵奠誰進一觥
豈無呼告誰應一聲禱爾曰誅莫若及生我聞設臺防
厄魯時雪山爲窟師老難克鬼能爲厲殊便殺賊生不
如人死當報國我聞西域佛教常新恒河沙數皆不壞
身此去天竺無間關津一靈不昧使人法門我聞閻羅
卽包孝肅其家廬州僕曾爲牧牧不負神神應電矚爲
問年來神頗憶不我聞宣司分隸城隍我葦頭銜頗與
相當定容抗禮讓尊而光豈如井底安肆蛙張我聞此

地李陵所寫苗裔及唐猶通祖貫游子河梁妙絕詞翰
地下相逢定非水炭我聞歸化葬古昭君青塚表表血
食爲神乃心漢闕同鄉是親死如卜宅請傍佳人凡諸
幻想謂死有竟有竟而死不改其樂若本無知何嫌沙
漠滄桑以來誰非委壑公曰信哉君言慷慨君浮我白
我奉君觴飲既盡興食亦充腸飲食醉飽是爲尙饗
松江曹黃門先生陸夫人自號秀林山人尹先生時年
才十七奩具旁皆文史也尤愛楚詞針黹服必朗誦之
侍婢私語曰夫人所誦與在家時何異先生因贈詩云

幽意閒情不自知。碧窓吟遍楚人詞。添香侍女聽來慣。
笑說書聲似舊時。因戒夫人曰。卿愛屈子詞。此生不當
得意已。而果亡先生爲梓其梯山閣遺稿。今日病起云。
病裏生涯百事吟。一絃一柱譜平沙。彈來却怪人偷聽。
閒倚闌干看雪花。詩外云。烟水迢迢泛木蘭。寒風殘雪
怯衣單。客裘自著江邊雨。莫作臨行淚點看。余聞方問
亭宮保少時亦愛離騷。自懺云。愛讀離騷便不祥。其後
功名顯赫。然則黃門先生之言亦未必盡然。與先生諱
一士官御史。

人或問余以本朝詩誰爲第一余轉問其人三百篇以
何首爲第一其人不能答余曉之曰詩如天生花卉春
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爲軒輊音律風趣能動
人心目者卽爲佳詩無所爲第一第二也有因其一時
偶至而論者如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首宋居沈
上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一首楊汝士塵
倒元白是也有總其全局而論者如唐以李杜韓白爲
大家宋以歐蘇陸范爲大家是也若必專舉一人以爲
蓋一朝則牡丹爲花王蘭亦爲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

能評誰爲第一。而況詩乎。

王陽明先生云。人之詩文。先取真意。譬如童子垂髫。蕭揖自有佳致。若帶假面。僣僂而裝鬚髻。便令人生憎厭。寧人與某書云。足下詩文。并不佳。奈下筆時。胸中總有一杜鵑聲。放不過去。此詩文之所以不至也。王孟樓侍講云。詩稱家數。猶之官稱衙門也。衙門自以總督爲大。典史爲小。然以總督衙門之擔水夫。比典史衙門之典史。則亦寧爲典史。而不爲擔水夫。何也。典史雖小。尙屬朝廷命官。擔水夫衙門。雖尊。與他無涉。今之

學杜韓不成而矜矜然自以爲大家者不過總督衙門之掇水夫耳葉橫山先生云好摹倣古人者竊之似則優孟衣冠竊之不似則畫虎類狗與其假人餘將妄自稱尊孰若甘作偏裨自領一隊

東坡近體詩少蘊釀烹煉之功故言盡而意亦止絕無絃外之音味外之味阮亭以爲非其所長後人不可爲法此言是也然毛西河詆之大過或引春江水暖鴨先知以爲是坡詩近體之佳者西河云春江水暖定該鴨知我不知即此言則太鶻突矣若持此論詩則三百篇

句句不見在河之洲者班鳩鳴鳩皆可止也何必駢鳩
耶止邱隅者黑鳥白鳥皆可止也何必黃鳥耶

富貴詩有絕妙者如唐人偷得微吟斜倚柱滿衣花露
聽宮營宋人一院有花春畫永八荒無事詔書稀燭花

漸暗人初睡金鴨無烟却有香人散秋千閒挂月露零
蝴蝶冷眠花四壁宮花春宴罷滿床牙笏早朝回元人

宮娥不識中書令問是誰家美少年袖中籠得朝天筆

畫屏歸來又畫眉本朝商賈意三殿外濃雲天似墨九

華燈下不知寒那能更記春明夢壓盡濃香侍宴歸湯

西崖少宰云樓臺鸞蝶春喧卑歌舞江山月墜遲張得
大司寇云願得紅羅子萬匹漫天匝地綉鴛鴦皆絕妙
也誰謂歡娛之言難工耶

貧士詩有極妙者如陳古漁雨昏陋巷燈無焰風過貧
家壁有聲偶聞詩紫吟懷減偏到荒年飯量加楊思立
家貧留客于妻惱身病閒遊惹母愁朱草衣床燒夜每
借僧榻糧盡妻常寄母家徐蘭圃可憐最是牽衣女哭
脫憐家午飯香皆貧語也常州趙某云太窮常恐人防
賊久病都疑犬亦仙短氣莫書賒酒券索逋先畏扣門

聲俱太窮令人欲笑

楊花詩最佳者前輩如查他山云春如短夢初離影人
在東風正倚闌黃石牧云不宜雨裏宜風裏未見開時
見落時嚴遂成云每到月明成大隱轉因雲熱得伴狂
薛生句云飄泊無端疑白也輕盈真欲類虞兮王菊莊
云不知日暮飛猶急似愛天晴舞欲狂虞東臯云飄來
玉屑緣何軟看到梅花尙覺肥意各不同皆妙境也近
有人以此命題燕以均云小院無端點綠苔問他來處
費疑猜春原不是一家物花竟偏能離樹開質潔未堪

汚道路身輕容易上樓臺隨風似怕兒童捉才撲闌干
又却回蔡元春云沾裳似爲衣添絮撲帽應憐髻有霜
似我辭家同過客憐君一去便無歸李蔡云偶經墮地
時還起直到爲萍恨始佐楊芳燦云掠水燕迷千點雪
窺窻人隔一重紗願他化作青萍子傍着鴛鴦過一生
方正潤云春盡不堪垂老別風停亦解步虛行錢履青
云風便有時來硯北月明無影度墻東
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
暗中用典真乃絕世聰明

最愛周櫟園之論詩曰詩以言我之情也故我欲爲則爲之我不欲爲則不爲原未常有人勉強之督責之而使之必爲詩也是以三百篇稱心而言不著姓名無意于詩之傳并無意于後人傳我之詩噫此其所以爲至與今之人欲借此以見博學競聲名則悞矣

英夢堂相公詩才清絕作袁河同知與余遊揚州僧寺云蕭寺廊回水一層闌干閒處有人憑書生自咲酸寒甚不看春燈看佛燈後三十年金陵弟子龔元超有一首云烟蘿暗處石稜嶒翠竹玲瓏月作燈聽是誰家吹

玉笛畫欄清冷夜深憑何其風韻之相似也
合肥進士田實發庚戌會試夢其母浴小兒于盆意頗
惡之過黃河資盡不能僱車意闌珊欲返有驢夫苦勸
前行問夫何姓曰姓孟因憶夢中兒者子也盆者血也
或者此行其有益乎果以是科護售咏曉鍾云雨雲魂
夢初驚後名利心思未動前又鳥立樹梢徐墜果風來
簷隙自翻書頗近放翁小品咏花下鴛鴦云翠幄紅幃
夢未闌頻傾香露不知寒除非花上蜂兒落才肯抬頭
子細看